

## 马克思与德国诗人海涅

周 骏 章

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十九世纪德国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杰出的散文家、政论文家、思想家。他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和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长期的革命情谊。在他的诗歌创作过程中，他得过马克思的帮助。他的名著《时代的诗》（1839—1846，包括政治抒情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和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都受到马克思的赏识，而且它们都是世界文学里的瑰宝。

首先，我们且看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对海涅的看法。

马克思从十八岁起写诗歌，就接受了海涅诗风的影响。他有一首诗咏唱中世纪行吟诗人的嘲弄和自我分裂（“行吟诗人，你的嘲弄撕扯着你的心灵”），令人想起海涅《歌集》（1827）起首的《梦境》那首诗。另有歌谣诗《海妖之歌》写一个浪漫的行吟诗人拨响竖琴，被水妖所诱惑，跟海涅所写的《洛列莱》（1823）里的妖女洛列莱很相似：洛列莱是德国传说里的一个妖女，出没于莱茵河岩石上，以她的美貌和歌声迷惑船夫触礁沉没。

在马克思早期的抒情诗中有一首《人类的尊严》，强调爱情的力量，表明一个正在恋爱的正直人的灵魂，通过对自己无穷无尽

的力量的认识，便可摆脱砖块、巨石、灰泥而升华到超凡的意境。在诗里，他表达了他对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爱：

燕妮！倘若允许我冒昧直言，  
我们彼此爱慕相恋，  
炽热的心同拍搏动，  
同一条溪流激荡壮阔波澜，

于是我蔑视地脱下我的手套，  
掷向俗界那张丑脸提出挑战，  
让那巨人——侏儒倒坍呻吟吧，  
它的摧毁窒息不了我的热情。

马克思不仅在早年诗歌中咏唱了爱情，像海涅在《青春的苦恼》中写给阿玛莉亚的情诗一样，而且他的诗风近似海涅，甚至他喜欢使用海涅式的文字。马克思的《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就像是海涅式的诗歌。愚昧的阿尔米达小姐嘲笑艺术家“真蠢”，而她自己却吹嘘她能欣赏艺术，这种描摹很像是海涅《北海集》中《旅途景色》常见的讽刺。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写给他父亲的信里说：“由于烦恼的缘故，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像狂人似地在‘洗心烹茶’的施普累河污水旁边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sup>①</sup>这里的“洗心烹茶”是马克思摘自海涅《北海集》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中文译本170页。

中《和平》一节中的短语，海涅后来由于感到这一节诗讽刺性太强，而把它删去。马克思却有惊人的记忆力，几年后他在描绘柏林庸人假装是有自由的英雄时，再次引用了海涅的这个措辞。<sup>①</sup>

马克思在1839年初到1841年春，写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他鉴于柏林大学为反动势力所把持，就将博士论文送往耶拿大学。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被耶拿大学授以哲学博士的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也暗自使用了海涅的词藻。海涅在《论浪漫主义派》里写道：“贞洁的僧侣用围裙围住了维纳斯雕像”。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说：

“伽桑第……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的良好和他的异教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要想在希腊名妓雷伊丝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sup>②</sup>

在这里，马克思不但用了海涅“用围裙”的典故，而且用了“皎洁”“美好”等等海涅爱用的词汇。

正是因为马克思撷取了莱辛、黑格尔、海涅等人著述的精华，青年黑格尔分子政论家莫泽斯·赫斯（1812-1875，或译毛塞·赫斯）曾在1841年夏天以兴奋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马克思博士——他可以说是我所崇拜的偶像——还是个十分年青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和——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sup>③</sup>

从马克思与海涅结交以前的情况来看，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马克思少年时喜欢浪漫主义诗歌，也爱海涅的作品。后来，马克思像海涅似地在文艺爱好上有改变，唾弃了消极的德国浪漫主义派。马克思时常引用海涅的诗句。在结交以后，马克思更加喜爱海涅的富有革命因素的诗篇。马克思精通德国文学。在晚近的作家当中，除歌德外，他最赏识海涅。同样，恩格斯也赞赏海涅的诗才。1838年7月，恩格斯遵父命去不来梅从商人洛伊波德学经商。这时，不来梅的思想界很活跃；从革命民主主义代表人物海涅和白尔尼，到“青年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诗人和政治家的著作，甚嚣尘上。十七岁的恩格斯就很推重歌德和海涅。<sup>④</sup>

第二，马克思在论述中，表达能力很强，富于文采，他爱用很多名作家的词汇；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常用海涅式的语言，有时不直接用原语，而加以溶化或“化用”。以上两点合在一起，在四十年代的马克思著作中有更多的例证。

第三，马克思和海涅处境有些相似，他们在少年时都想为德国社会寻求出路。以宗教信仰来说，马克思的父亲在中年时弃犹太教，改信新教；马克思更进一步抛去基督教而成为无产阶级的无神论者。海涅在四十年代一度有无神论的见解，但他长期患病，1848年起他完全瘫痪，在“被褥的墓穴”中躺了八年，又沉迷于宗教中，受到马、恩的批评。以政治思想而论，海涅在少年时偶尔放出思想的火花，如在悲剧《威廉·拉特克利夫》（1822年作，1823年收入《悲剧——抒情插曲》中），海涅使一个人物说：人类分成两个互相斗争的民族：一个是脑满肠肥的民族，另一个是饥饿的民族。马克思也有

① 参看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29页注①。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第1页，人民出版社，1961。

③ 见海·格姆科夫等著：《马克思传》第24页，三联书店，1978。

④ 见海·格姆科夫等著：《恩格斯传》31—41页。

探索的历程。他在少年时自比为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在白昼打着灯笼四处走动，声明是在寻找一位诚实的人。1842年1月15日，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1842年5月8日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第六届莱茵省会议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说道：“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那是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专区也无法找到的‘真正的人’”。<sup>①</sup>这时，马克思还只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842年11月下旬，马克思在科伦首次会见恩格斯；11月底，马克思同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小组“自由人”决裂。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接着，1843年10月底，夫妇二人离德赴法。

## 二

海涅的名著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时代的诗》。

海涅在1843年10月由法国的巴黎回到离别十三年的德国的汉堡，目的是去探望他的七十二岁的老母和患重病的叔父。他在年底重返巴黎，在1843年12月底经阿·卢格<sup>②</sup>的介绍，认识了马克思。1844年1月，他根据自己返德的观感，写成《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包括二十七篇连续的政治抒情叙事诗。海涅在1844年2月20日写信给友人出版家卡柏说：“我的这些新诗具有完全新颖的特色，它们都是诗化了的‘游记’，比那些著名的争吵诗章有着更高的政治气息。”<sup>③</sup>1844年夏天，他为了督促《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一文的印刷，校阅清样，又返回德国汉堡一趟，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归国。1844年9月21日他从汉堡写信给马克思说：“我们彼此互相了解，不需要很多的表示，有几笔也就够了。”

1844年春，马克思邀请海涅参加《德法

年鉴》的工作。海涅给这个在1844年2月底只出过一次的刊物提供了他的一首热情洋溢的政治诗《对路德维希王的赞歌》。普鲁士政府一听到革命刊物《德法年鉴》（第一期和第二期合刊）在巴黎出版，就很惊惶，1844年4月18日政府通知德国各省省长说《年鉴》犯有预谋叛国和侮辱皇上的罪行，授意各省长密令警察机关，在阿·卢格、马克思、海涅和贝尔奈斯一跨进普鲁士国境就加以逮捕，并没收他们的证件。

1844年，海涅又与马克思共同参加《前进报》的工作。《前进报》是德国流亡者于1844年至1848年在巴黎办的德语刊物：它讽刺了德国的反动统治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巴威略国王路易一世，鞭挞御用文人唯心派哲学家谢林，揭露德国教会的黑暗腐朽，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盲目的乐观派或中途变节的假革命者，也嘲笑了愚昧软弱的德国市民。海涅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许多讽刺威廉四世和普鲁士内政的诗篇，如《中国皇帝》《安心》《新亚历山大》《颠倒的世界》《教会长老普罗米修斯》。当时，法国外交部长基佐很想惩治海涅，只是因为海涅是一个著名诗人，誉满欧洲，不便动手。

马克思在《前进报》上登载了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不久，此诗就被译成法语。1844年9月，海涅把《前进报》印出的清样寄给马克思。不过，这部长诗在德国遭到查禁，只能秘密流传，它却为德国青少年所爱读。

海涅在1844年常到马克思夫妇的巴黎寓所去讨论诗歌或美学上的问题。他常对马克思朗诵自己的诗篇，听取马克思的批评意

<sup>①</sup>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31页和45页。

<sup>②</sup>阿诺德·卢格(1802—1880)，笔名“普鲁士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与马克思共同出版《德法年鉴》，后来堕落为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拥护者。

<sup>③</sup>转引自齐歇尔脱与杜拿特合著《海涅评传》94页，作家出版社，1957。

见，然后反复修改。甚至一首八行的诗，海涅和马克思往往字字推敲，共同修改多少遍。他在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下，提高了认识能力，接近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写出了他的名著《时代的诗》（1839-1846）。《时代的诗》（或译《时事诗》《时事行》《政事诗》）里的政治讽刺诗最初发表于《前进报》上。如《中国皇帝》《新亚历山大》讥讽威廉四世和整个霍亨索伦王朝；他也嘲笑了德国资产阶级（即“三月后的米歇尔”）的怯懦，他们忠于“黑红金”三色的国旗，空有自由的幻想和痴念，而缺乏实际行动。《掉换来的怪孩子》反映出海涅在和马克思共同工作期间所获得的新的认识。诗人预言普鲁士这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它的霍亨索伦王朝必将崩溃灭亡。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10日在《新莱茵报》上发表《霍亨索伦家的事迹》一文，援引了海涅的这首诗，写道：读了海涅的诗，“有谁不知道那叫作霍亨索伦的军士们的家族借以大大飞黄腾达的背信弃义、阴险奸诈和骗取遗产的种种行为呢？”<sup>①</sup>在《理论》一诗中，海涅自称为“革命的鼓手”。《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铿锵的诗句正是这位鼓手的革命呼声。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写了普鲁士东南部西里西亚地区彼得斯瓦尔登和兰根比劳的织工暴动。马、恩都十分重视这次起义，工人们编了一首民歌《织工歌》来讽刺好几个工厂主和资本家。这是织工的战歌，也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

1844年6月4日，纺织工业中心彼得斯瓦尔登的织工们走过最大的工厂主茨万齐格的住宅时，高唱：

茨万齐格兄弟是刽子手，  
他们的家仆是帮凶，  
一个个仗势欺人，  
一点也不留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这首民歌。起义坚持了三天，但被德国军队镇压，工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二十四人。

1844年6月下半月，恩格斯用英文写了一篇通讯稿，那时还只有二十四岁的通讯员恩格斯，叙述了1844年6月在西里西亚发生骚乱的实况，载于英国《北极星报》的普鲁士专栏，标题是《西里西亚骚乱的译情》。<sup>②</sup>在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1897）第十一章“无产阶级运动”第三节“饥饿暴动。西里西亚”里，有着更详细的记载。

西里西亚织工暴动发生以后，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阿·卢格（笔名“普鲁士人”）认为这次起义没有重大意义，只是工人“为了面包而暴动”。马克思对这次起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1844年7月31日《前进报》上发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称赞工人们的起义和民歌《织工歌》，说：“在这只歌里无产阶级却一下子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做到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他又说：如果“普鲁士人”“能站到正确的观点上来，那他就会看到，法国和英国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有理论性和自觉性”。恩格斯也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里说：“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sup>③</sup>

关于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恩格斯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1845）里，说他把此诗译为英文，寄给英国的《新道德世界》；他给这个杂志的编辑部写信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11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211—213页。

③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506页。

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诗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sup>①</sup>

1845年1月，法国政府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令驱逐马克思出境。马克思动身赴比利时的前夕，即在1845年2月1日，他匆遽间写信向海涅告别，说：“在我留在这里所有的熟人中间，抛弃海涅对我最难过。我想把你放在我的行李里带走。”<sup>②</sup>1845年2月3日，马克思带着他的夫人迁居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1845年2月4日，海涅给友人尤·卡派写信，谈到普鲁士政府迫害一切曾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的人们，写道：“今天马克思也要走了，我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到了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就请海涅参加《莱茵年鉴》的工作。他写信给海涅，想为海涅批评白尔尼的那本书予以支援。但，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并不善罢甘休，它继续向比利时当局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就在这一年（1845）的12月1日，马克思声明脱离普鲁士国籍。马克思以后在法英等国侨居；他像海涅一样，不愿取得外国国籍。1846年8月，恩格斯被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派往巴黎建立分会并与法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取得联系；在巴黎逗留期间，恩格斯去看过马克思的挚友亨利希·海涅，他写信给委员会报导海涅的病情：“海涅虽然在精神上保持着充分的活力，但他正在患病，他的容颜使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悲哀。”<sup>③</sup>

在1845年至1847年间，马克思经常接到有关海涅的消息。1845年2月底《神圣家族》问世时，马克思给海涅寄去一册。1848年3月，马克思回到德国，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主张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托费·沃尔夫向海涅索稿，海涅欣然表示同意，但因病未能执笔。1849年《新莱茵报》被封闭后，马克思又来到巴黎，访问过病势沉重的海涅。移居伦敦后，马克思还长

久关心海涅的健康。

马克思继续引证或化用海涅诗句的例证是很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说思想幼稚贫乏的奥·弗·格鲁培问布鲁诺·鲍威尔：他打算对思辨的逻辑学提出什么批评，布鲁诺便请他去问后代，并且说：

“一个傻瓜正等待着回答”。<sup>④</sup>

在这里，马克思的引语有一箭双雕之力，它既讽刺了格鲁培之流像十五年前海涅那样的天真烂漫，又嘲弄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脱离现实，只纠缠于“自我意识”或其他哲学术语。在《哲学的贫困》（1847）的序言和第二章的开端也流露出海涅的风格。马克思在给《新莱茵报》写的文章里，引用过很多海涅的诗句，大多是从《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取来的，也有些摘自海涅的诗篇《奥拉夫骑士》《我们的海军》《阿塔·特洛尔》。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中，马克思责斥了对老拿破仑的拙劣的模仿，暗中引用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的巴巴罗萨（红胡子）的形象。阿·卢格在他主编的《哈雷年鉴》上，剽窃他人作品，谋求名利，竟和德国十八世纪书商弗里德里希·尼古拉相似。马克思写道：“和尼古拉一样，他（卢格）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论浪漫主义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送了终。”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谈到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边沁，说：“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边沁称为资产阶级愚蠢中的一个天才”。<sup>⑤</sup>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81—592页 恩格斯原著《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1846）。

② 马克思和海涅来往的四封信均有翻译，见《译文》1956年2月号118—123页。马克思写给海涅的三封信另有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13—15页。

③ 1846年8月19日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0页。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00页。

⑤ 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69页脚注。

关于化用，最好的例证是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7—48）。《宣言》有一段名言：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臂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这一段话脱胎于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想起中世纪这样美好，  
想起那些武士和扈从，  
他们背后有一个旗徽，  
他们的心里一片忠诚”。①

《宣言》的结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海涅早在论述路德维希·马尔库斯的文章，就提过“各国工人的兄弟联合”，提过“无产阶级那支疯狂的大军，这支大军为了追求欧洲的一个共同目标，为了唤出一个真正的民主，而决心完全不考虑民族的问题。”

又，海涅在1832年4月19日发表的《法兰西状况》中，谈到在巴黎一次霍乱流行期间，“捡垃圾的人”（Lumpensammler）同贵族查理党人之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马克思在《宣言》中创造了一个新词“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此字渊源于“捡垃圾的人”，因为“垃圾”（Lumpen）这个字语意双关，是“破烂儿”，兼有流氓之意。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证。海涅在1851年写了一首讽刺诗《二骑士》：一个骑士是波兰人克拉普林斯基，字义由法文贪食、酗酒、懒汉等字合成，他在波兰革命失败后流落到巴黎，梦想故国波兰的炉火和美食。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用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名字暗指法王路易·波拿巴，讥笑波拿巴是由食客、酗酒者、懒汉、败

类组成的“神圣队伍”的坏头头。另一骑士是波兰贵族瓦西拉普斯基，革命失败后逃至巴黎，和克拉普林斯基住在一起，发牢骚，有怨气；他是流亡外国、耽于玩乐的波兰破落贵族。马克思在1853年12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谈到1853年11月29日在伦敦召开的波兰人大会，说有些英国工人大闹会场，痛斥某些波兰人是“叛徒”、“骷髅”、“变节分子”、“愚蠢的瓦西拉普斯基们自然什么也不懂，而是把这一切都视为‘反动’。”马克思用这个名字指那些无用的波兰流亡者。从海涅的这首诗马克思就作过两次引用。

从这大量的事实和引证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海涅互助互爱，彼此互有影响。尼格斯·瑞夫斯在《海涅和年轻的马克思》一书里说：“这清楚地显示海涅和马克思1844年沿着相同的路线进行工作，可以看出相似之处达到了什么程度，但试图决定谁影响了谁，却是白费心机的。”我们以为在语言和风格方面，显然马克思受益于海涅，但在世界观、思想方面，毫无疑问，海涅却受惠于马克思。这儿还有一个旁证：亨利·迈尔斯·海因德曼在1880年和1881年几次见过马克思，他回忆起马克思认为海涅是最伟大的语言大师，谈到英文译者“汤普逊翻译的海涅的几首短诗，他说这是任何一种语言中迄今为止的最好作品”。②

### 三

但是，海涅终归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世界观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可以从他的《自白》（1853）和通讯集《路台齐亚》（1854）里看得很清楚。海涅

① 《宣言》的引语，见《共产党宣言》46—47页，人民出版社，1970。海涅的诗句见冯至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页。

② 以上引证，从《哲学的贫困》起，到海因德曼，见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文译本170、207、208、224、257、186、272、92、514等页。

在《自白》中称颂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无疑是德国最能干的头脑、毅力最充沛的人物。这两个革命博士和他们的果敢坚决的学生们都是德国独特的男子，他们据有生活，将来属于他们。”<sup>①</sup>接着，他在《路台齐亚》法文本序言里又说明了他的矛盾心情：“这本集子包括我在1840到1843年间为《奥古斯堡日报》所写的一系列的书信。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可是，唉，这不是伪装。”他提到他有些害怕共产主义，因为他有当时很多人的错误想法，以为共产主义者要打倒一切旧东西，要毁弃文化遗产。他怕他的诗集“将来会被香料、杂货小商人用来作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或鼻烟。”然而共产主义对他又有很大诱惑力：他有“两种心声帮着他讲话”，一种心声要他申张正义，“但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丧失纯洁，利欲嚣张，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早些死亡；第二种心声要他憎恨民族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也要推翻旧社会，并以国际主义精神责斥民族主义者，和他的见解相似，也就是和他有共同的敌人。<sup>②</sup>

尽管海涅对共产主义有错误看法，他对比他小二十几岁的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有好感，表示始终不渝的敬意和友情，这却和那几个背信弃义的青年人拉萨尔、弗莱里格拉特、金克尔大不相同。同时，马克思也一直关心海涅，帮助他，不但在海涅生前引证他的诗句，而且在海涅死后，如在1860年，马克思还喜欢背诵海涅的诗篇。在1877年，德国党有一位同志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因哥达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而生气，马克思答道：“我不生气（就象海涅所说的），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把名声看得一钱不值”。<sup>③</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器重海涅，但在器重的同时却也批评过海涅的错误和过失，如海涅接受过法王路易·菲力普政府的食宿津

贴（1855年1月1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他的疾病所引起的萎靡绝望；他在1844年皈依宗教，他写的遗嘱《在上帝面前和众人面前的悔过》（1856年5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他受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影响而产生政治上的动摇（1846年12月2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恩格斯在1866年给马克思的信是在海涅死后十年写的。在这封信里，恩格斯戏称海涅为政治方面的“坏蛋”，说“这个下流的老家伙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同样，马克思早就在1855年1月1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提到海涅为辩护他领津贴而扯谎一事，骂过海涅“这只老狗对于任何这样的丑事都保持着惊人的记忆力”。但在公共场合，马克思从来没有表示轻蔑海涅的意思。他对海涅的文学成就非常赞赏，对那些轻视海涅作品的人总是嘲弄备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海涅一生的主流来看，认定他是一位进步诗人，对革命大有贡献，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在正式发表的论著中，如马克思在论文《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伏格特先生》等篇中，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等著述中，都赞扬了海涅。至于他们对他的批评，有些是直接向海涅本人提出的，有些是这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的私人通信里谈起的。我们认为，从这儿，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真诚地在帮助这位诗人提高思想认识，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统战政策的最早的范例。

<sup>①</sup> 转引自冯至：《海涅诗选》卷首21页。

<sup>②</sup> 见《海涅散文选》246—249页，新文艺出版社，1957。

<sup>③</sup> 梅林：《马克思传》下册654页。